

阴谋中的阴谋

〔英〕布赖恩·福克斯 著

籍去非 籍亚非 马力宏 译

北岳文艺出版社



I546-8C5

2108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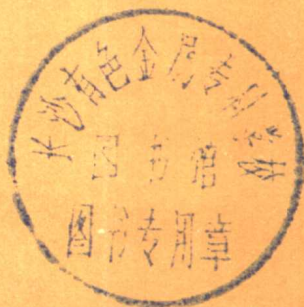


0454786

阴谋中的阴谋

〔英〕布赖恩·福克斯 著
籍去非 籍亚非 马力宏 译

北岳文艺出版社



阴谋中的阴谋

〔英〕布赖恩·福克斯 著

籍去非 籍亚非 马力宏译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解放路46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方山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1168×850 1/32 印张：12.625字数：270千字

1991年8月第1版 1991年8月方山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ISBN 7-5378-0994-X

I·472 定价：6.30元

第一部

1

在一般情况下，考尔德不会对任何人或物施舍任何形式的怜悯，然而就在这天早晨，当他发现浴盆里有一队蜘蛛时，却莫名其妙地动了恻隐之心。他数了数，不多不少整整七只。这些外形极为相同的小生命紧贴在浴盆的侧壁，象是几名陷入困境的登山运动员。考尔德跪下来，靠近他们，仔细地端详着：它们果真是从下水道里爬上来的吗？也许这仅仅是无知老妇荒诞故事里的情节？无人会注意到它们的存在；这些小精灵只有在夜幕降临后才显露自己。

考尔德打开了冷水龙头，心想：流水声响一定会惊扰这群不速之客。然而，蜘蛛们却毫无反应。它们知道是谁制造这一噪音的吗？它们那微小的脑细胞间究竟传递着什么样的警报信息？难道它们聚集在此处是要进行集体自杀？

让它们溺水而死并不是良策，因为考尔德意识到：当被水浸泡后，它们的肢体便会四分五裂，整个浴盆将漂满这些小生命的长腿，就象妓女床上散落的假睫毛。与其说怜悯倒不如说是嫌恶主宰了他最终的决定。他撕下一条手纸，小心翼翼地将蜘蛛一个个捏起并移动到别处。就这样，这群死里逃生的小生命匆忙向满

是尘灰的浴盆边沿爬去。

冲洗过浴盆后，考尔德仍然让水龙头里的水哗哗地流着。他开始用剃刀刮脸。在水蒸气覆盖着的镜中欣赏着自己的尊容，就如同一位画师在审视一位新的模特儿。他所珍爱的唇髭看上去与整个面部极不相称，而这一点却使得他颇为得意。唇髭和头发是昨晚刚漂染过的，那深黑的色泽巧妙地改变了他本来的特征。考尔德一贯保持皮肤柔滑清洁，没有明显的胡须痕迹。而现在，小胡子给他增添了某种似乎可以炫耀的色彩。“看上去多象过去当陆军少尉时的模样。”考尔德心里这样想着。刹那间，那种过去的简朴的生活划过他的脑海。那是他刚刚开始间谍生涯的年代……而此刻，迷朦的镜子上反映出的是一副天真无邪、比真实年龄小十岁的脸。

洗过澡后，考尔德往身上洒了些特意购买的廉价科隆香水。然后将自己的湿发从中间分开，暗自说到：“正是这些细小之处使我与众不同。”然而尽管他自鸣得意，但在他的神态中却依旧有一丝焦虑和不安。这焦虑不安并不是起源于他即将要执行的任务，而是由于他又要重返他不愿再光顾的国家。

考尔德戴上一副医用外科手套，将浴盆和洗脸池彻底地洗抹了一遍。他特别将自己抓过的水龙头反复擦洗了几次。接着，又把一个用过的口红放在窗槛上；将一个妇女卫生栓的保护纸壳丢进抽水马桶里，最后将剃刀、香皂、牙膏牙刷以及香水一齐放入一塑料箱中，并将此连同脏毛巾一同携带到旁边的起居室。

在穿衣服前，考尔德仔细查看着自己的裸体。粉红色的皮肤以及隆起的肌肉使他心中性欲骤起。每当要动身执行某一任务前，他常常忍受着强烈的、不可遏制的性欲的折磨。有时这种欲望是如此旺盛，以致他不得不进行手淫。这也是他个人生活中的一个怪癖。望着零乱的床铺，他拼命控制住自己，因为今天必须要严格遵守行动时间。

考尔德穿上一件不太合体的西服。这件衣服比他平常穿的宽大许多，是几周前从利物浦的“奥克斯范商店”购买的。他把平常穿的衣服都装进手提箱，颇为满意地又检查了一遍自己的衣着，然后用那仍戴着医用手套的手将屋子的每一角落都擦抹一遍。他还布置了另外一些假线索：从地沟里捡来的烟头、几盒盒盖上面印有帕尔玛·麦加克旅馆的火柴、一本详细介绍中东空中旅行的小册子，还有一本通讯录，这是他偶然在公共厕所里捡到的。尽管警察跟踪到这间屋子的可能性极小，但考尔德已惯于不露任何蛛丝马迹。一旦当局追捕到此，他们便会为这些假象着忙忙碌一阵。考尔德又环视了一下房间，然后走出门去，随手将屋门锁好。他脱下医用手套放进手提箱，接着便走下没铺地毯的楼梯。

在大街上，一群移民孩子正欢快地打着板球。球拍是用一块木板改制成的。战前，此地曾是那些意想跻入中产阶级的伦敦东区居民的“圣地”。到处都是平台屋顶的房间，就连考尔德刚离开的那间也不例外。这些屋舍是在本世纪初建造的。角型的凸肚窗户以及小巧典雅的庭院别具一格。在这些建筑的鼎盛时期，它们每年都要被油漆一遍，每一次门阶都要用浮石磨光擦亮。然而，现在这些屋门就象乞丐口中腐坏的牙齿。几处仅存的私人矮树丛篱笆在贫瘠的土层中挣扎着，它们唯一的营养源便是居民们爱犬的排泄物。庭院大都被铺上水泥作为街心停车场，里边堆放着生锈的废铁。过去曾作为绅士化身的都市郊区现在变成了贫民窟。除了那些年迈无力逃跑的犯人之外，东区还居住着战后蜂拥而进的移民。对于这些人，考尔德并不抱有公开的种族偏见，尽管他所从事的职业是兜售对所有他人的仇视。

离开房屋时他装扮成跛子，一瘸一拐地穿过满是硬如石头的狗屎以及食品包装盒的地段。当考尔德正要拐弯时，一只飞来的板球从背后击中了他，考尔德不由得双膝跪倒。这完全是一种下

意识的举动，因为来球的力量并不很大。当他伸出另一只手支撑身体时，房间的钥匙从手中滚了出来。孩子们呆立在那里，等待着对方严厉的报复。然而考尔德只是捡起了球，并将球掷回给孩子们。孩子们一个个默不作声，但考尔德感到他们无言的胜利。孩子们又开始了他们自己的游戏，考尔德找到那把掉落的钥匙，然后将它丢进满是污水的地沟。一丝不安又重新袭扰着他。此时此刻，他不愿和任何陌生人接触，不管是大人还是儿童。

考尔德加快了脚步，依旧一瘸一拐、急匆匆地向附近地铁站奔去。在自动售票机处，考尔德买了一张车票，接着便上了电梯。起先他只感到惊诧，尔后却为周围环境的腐臭和污秽害怕起来。他不禁回想起在伦敦遭受纳粹德国闪电袭击的最艰难岁月，这些迷宫般的地铁成了躲避德国人炸弹的洞穴。沉睡的人们密密匝匝地挤在一起，就如同墓穴里裹着衣服的死尸。手风琴声、婴儿令人噪动不安的哭喊、午餐的三明治色如军毯；到处都弥漫着惶恐人们的汗臭味……眼前，凹凸不平的墙壁上渗出褐色水珠，顶壁上的瓷砖残落不全。这一切又使考尔德感到，在他头顶上的这个庞杂的城市业已步入风烛残年。从隧道远处传入的气流吹在他的身上，呵！只有风如故！他格外谨慎地在满是塑料包装袋以及弃扔的废物中间择路而行。肮脏与污秽常使他惶惑。墙壁上残旧广告牌中的内容粗俗猥亵，不堪入目。这些广告牌犹如仇怨和妒忌的总管，任何东西，不论它是多么清白单纯，只要显示在广告牌上，便会变得粗俗污浊。

两次换车之后，考尔德在海默·史密斯站下车，来到地铁站外面。他从车站的小摊上买了一盒半磅重的卡德布瑞奶油巧克力糖，然后乘上一辆汽车。汽车开过海默·史密斯大桥，驶向理查蒙得。在理查蒙得，考尔德又乘上折回到克尤公园的公共汽车。在一个冷清的车站下车后，他徒步穿过几条街，最后到达预定地点。在一间紧锁的汽车库里，停放着一辆“1979福特”小轿车。这

辆车是前一天晚上从布莱克斯顿的一个高层楼区外偷盗的。这个区也是移民居住区。

考尔德检查了汽车，发现正式驾驶执照仍在，他戴上皮手套从驾驶座下找到汽车钥匙。小轿车从一位送奶人的身旁驶过，当时这个工人正给两位头上插满发卷的妇女打牛奶。尽管电视节目已经报道了这辆福特车被盗一事，但这三个人似乎对此全然不知。

车在齐思维克上了四号高速公路。考尔德驱车一直开到戴克特，接着抄近道穿过乡村，沿着温莎城堡的围墙绕行。不一会儿，小轿车又驶在泰晤士河边的道路上。在路尼莱德，考尔德又改道驾车驶向A30主干线。车一直向西而行。一路上考尔德全神贯注地注意着路边的限速标志，因为他刚才发现车的刹车装置有点毛病。眼下最害怕的就是发生任何交通事故。考尔德一边开车，一边又查看了一下汽车仪表板上的小贮藏柜以及车门上的侧袋，结果一无所获。不过他意识到，前车主曾嚼过口香糖，烟灰盘中盛满了干硬黑灰的小丸。这使他联想到兔粪。他回忆起在孩提时代曾饲养过的安哥拉牡兔。那时，他的父亲用装苹果的箱子制做了兔笼，在箱的一角钻上几个洞让它们排便……考尔德沉浸在对童年的回忆之中。他不知道这些不起眼、索然无味的小兔究竟有何用处。一只兔可无法和一只小狗相比，瞧它那毛茸茸的脸，从笼的另一侧张望着，嘴嚼个不停。进食，排便，无休止地交替循环着。星期日早晨，你还得清理被尿浸泡过的野草，然后再用白菜帮子和蒲公英叶饲养这些造粪机器。不，这没有一点乐趣，然而他渴望的小狗却从未来到他的身边。也许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开始时总渴望得到，但最终又极想摒弃。

考尔德感到一阵厌恶。他放下车窗玻璃，将烟灰盘中的东西倒出车外。考尔德讨厌灰尘，害怕肮脏。他在苏黎世的那所以米勒命名的住宅就如同《房屋与花园》杂志上的广告，朴素、整洁，房间布置得井井有条，屋里的东西从不乱放。汽车中速前行。考

尔德想起他去世的母亲曾对他说：“不管你做什么，决不能穿不干净的衬衣走出家门。鬼才知道，你也许会被车撞倒。可想想当人们将你抬到医院，解开外衣发现那邋遢的内衣时，该多难为情。”老人这种古怪的推理从小就吸引着考尔德，而且它至今仍保持着原初的神秘。他人的恐惧总使考尔德感到好奇。这太有用了，简直是不可多得。正象别人收集邮票一样，考尔德则积攒着恐惧。

考尔德沿途记下每一个路标，并从后向前一一将它们在脑子里归档。他从不相信运气，在他人生的字典里还没有这个单词。

时下是七月，即所谓英国的夏月之一。滂沱大雨从阴云密布的天空中倾泻而下。考尔德降低了车速，默默地想着，“现在，我该将这辆破车停在一边，避避雨。”

雨停了，就象来时那样突然。简直是摄影棚里人造的天气。考尔德打开汽车无线电收音机，发现它正好调在一个地区商业台的波段上。电台正播放着电话对话节目。节目中俗不可耐的词汇使考尔德十分恼火，愤怒在他心中不断升腾。他用戴着手套的手紧紧地攥着方向盘。有几次他简直控制不住自己，竟用同样粗俗的语言对着收音机大声地咒骂。人们怎么能在这喋喋不休的谎言中度过他们的昼与夜？可怜的家庭主妇们抱怨着毫无生气的生活；她们的婚姻艳史、恐惧以及偏见玷污着无线电波。这是心理上的瘰疮。音乐节目播音员阴阳怪气的吟诵从收音机里传了出来，他在模仿着美国口音主持节目。“今天是星期二，”他有意拖长语调，“当那位心爱标致的美人吐露真情时……”考尔德感到不解的是人们竟然能完好地生活在这样的英国。他经过的每一小镇都有着类似的、没有名称的大街、赌场、普通的小酒店、中国快餐馆。人行道上一片狼藉，从塑料垃圾袋中散落的杂物比比皆是；正在滋生着的懒惰与丑陋似乎是这里仅存的新兴行业。考尔德感到他过去所熟悉的国家现在正有意地进行着自我涂炭。考尔德关掉收音机。他已意识到恼怒以及憎恶正分散着自己的注意力。

在距法恩汉几里远的地方，考尔德在一个路旁停车站刹住了车，用硬币从路边的小摊上买了一束鲜花。重新发动汽车之前，他用手提箱里拿出一个皮下注射器塞进上衣的口袋。

他的目的地——芬沃克老人疗养院座落在离法恩汉大约五里的地方。这里过去曾是私人家族住宅。周围一片旷野，宅院遮掩在茂密的杜鹃花丛之下。当考尔德渐渐靠近疗养院时，他发现残留的紫色花朵已被豪雨打落，它们现在已象院内的病人一样毫无生机，一棵滴着水的桉树矗立在大门的砖柱旁，当福特车靠近大门时桉树的树枝刮着了车顶。突然，一种不祥的嘈杂声使考尔德下意识地弯下身子，可是继而他又觉得自己有点滑稽可笑，因为声音是树枝刮过汽车所发出的。前面有一块限制车速的指示牌，另一块牌子靠近宅院，上面写着：未经院长的允许，儿童不得入内。

同大多数建筑一样，这所新开的疗养院有着维多利亚时代的红砖，有几处还爬满了常春藤。窗户上安装着铁栅栏，与其说是临时疗养院倒不如说是监狱更恰当些。巨大的苏格兰松渗出酸性树汁，滴落到坑洼不平的车道上。树上的松果有些已掉落下来。考尔德慢慢地倒着车，让车进入前门附近的停车场。一些松果在车轮下被碾得粉碎。这时考尔德发现，另外还有两辆车停在那里。车显然是疗养院工作人员的，因为不论哪位病人的亲属，若他只能付得起医院的费用，那是绝对不会拥有这类象样的小轿车的。考尔德停住车，但并没有拔出车钥匙。他拿起鲜花和那盒巧克力跨出车门。他依旧是一副跛子模样，步履蹒跚地向前门走去，心想：“这或许能得到旁人的几分同情。”考尔德拉动了门铃。

半分钟过去了，几乎毫无动静。不一会儿，一个身影出现在门上毛玻璃的另一侧，考尔德听到两道门栓被拉开。

门打开了，站在考尔德面前的是一位身穿花呢西服外套的老人。老人头上斜戴着假发套（本应再往前戴一点），这使得他的

脸显得有点不对称。他手里捏着一本平装的埃尼德·勃莱顿的神话故事来回摇着，就象摆动一面小旗。

“你读过这部书吗？”他说话的声调里充满某种狂热。

“你们都应该拜读此书！它应该列为学校学生的必读书，因为它能告诉我们真理。它是我的圣经，它给了我所有的知识。自从有了它，我就再也没有受过他们的蒙骗。”——滔滔的话语之后是一阵狂笑。老人将他的上排假牙摘下，那狂笑也就嘎然而止。

“啊！你来的正是时候，你知道吗，他们最近又打算把我的假牙夺走。他们已经盗走了我所有的东西，现在又盯上它了。从这儿你不难看出我的意图，不是吗？不过，这本书是我的利剑，这是他们意想不到的。只要此书与我同在，我就能所向披靡。”唾沫星喷射在考尔德的脸上。老人突然抓住考尔德的胳膊，拽着他穿过门廊，走向过道。尽管老人看上去弱不禁风，但他却有股疯子般的力量。

“我们还要在回市区的路上讨论这件事。老朋友，在这儿见到你可太高兴了。收到你的复信后我非常高兴。你应用密码书写，因为他们要检查所有的信件。无论怎样我是相信你的，我不会叫你白白效力，几个金币我还掏得出。”

由于激动，再加上没有上排牙齿，口水从老人的嘴里流出。老人又用力攥了攥考尔德的胳膊，说道：“当前，首要的问题是让我离开这里，这样我就能追回我的书信文件。一旦这些东西在手，我就能证实一切。我们要马上离开这里，你是开罗尔斯车来的吗？”

“好啦！好啦！奥乔弗爵士，你已经说得够多了。”随着话音，一位身着制服的年轻护士出现在他们面前。护士毫不费力地将老人抓着考尔德的手松开，说道“把假牙戴上，好乖乖。你要不听话，今晚就不给你讲故事。”

年轻护士朝考尔德调皮地一笑，“快点！听话，把牙放进

嘴里。好！哎……咬。”护士一边说着一边将奥乔弗的手抬到嘴边，将假牙安了上去。“哦，好啦！没有这玩艺儿，你不觉得难看吗？好了，现在你回到电视屋里去。要不然就误了《忧郁的彼得》啦。到那时你又该不高兴了。一会儿我把你的茶端来。”

“能给我端来点寄居蟹吗？”

“只要你听话，当然可以。我会给你两个咸鸡蛋和好多好多的寄居蟹。”

“我的律师也得吃点点心，”奥乔弗说。“他专程从议会赶到这里，要和我商议某些绝密事情。”

女护士听到这话后露出惶惑的神情来。考尔德感到奇怪，即使是最清白的人听到“法律”二字也会感到隐隐不安。

“先生，您是他的律师吗？”

“不，不是。我来这里是探望一个亲属的。”考尔德回答说，他的口音略带爱尔兰腔调。

“好啊，爵士，你又要蒙骗我。我新来乍到，你总给我难堪，真是个淘气的孩子。你又不听话了。”护士领着奥乔弗走到过道门口。考尔德很快地环视了一下周围。他发现还有四、五个老年人坐在沙发里。沙发排成一排，活象射击场上的靶子。

“不听话的孩子不会有好吃的、好玩的，也不会有寄居蟹，什么也不会有的。”

“我想撒尿，我要去撒尿。”奥乔弗孩子般地哀求着。

“你是不是又要戏弄我？真要是那样，我可就生气啦。”

“不，这回是真的，我真的要撒尿。”

“那好，我相信你。我先接待这位客人，你等着。”

护士将这位老小孩安置在座椅上，转身对考尔德说道：“非常抱歉，”说着，她走到前门把门栓插好。“刚才我听到门铃响，可实在是一下脱不开身。我在楼上正逐个清理呢。干我们这行的，需要长四、五双手。”

护士突然感到自己有些失言，便赶紧补充道：“眼下我们人手短缺，我本来也是个临时工。噢，对啦！对不起，您要探望哪一位？”

“我的表姐，尼克尔森女士。”考尔德仍操着爱尔兰土腔说道。

“哦，是她？她很听话，不象其他人。唔，这下她会感到高兴的。听院长说，很少有人来探望她。”

“是的，我想，我是她现在唯一的亲人。她太不幸了。可你知道，我确实很难抽出时间，我经常到国外出差。”

“我想，别的国家的气候一定比这儿暖和。我们这儿的天气真令人讨厌。”

“是啊。当然喽，中东要比这儿暖和多了。”

考尔德注意到女护士上唇上长着淡淡的亚麻色的汗毛，这汗毛是那么富有魅力，她的制服非常干净，胸前围着一个浆硬的大围裙，掩盖了她固有的女性体型。考尔德显然对女护士有几分迷恋，这也许是护士这一职业给人的一种外在的纯洁的感觉。考尔德估摸着，眼前的这位姑娘年龄不过二十二、三岁，作为猎艳的对象，她的年龄似乎稍大了一点，不过脱掉这身制服，她一定是个讨人喜欢的小姐。换个时间，换个地点，考尔德也许会和她调调情。

“我想，我这时候来探视不会破坏这里的条例吧。”

“唔，没什么。这里的规章制度不是很严。院长也很好说话。只要探视者不在这里留住就行。”女护士朝考尔德微笑着，这是一种施舍怜悯时所特有的微笑。

“南希！”从电视屋里传出奥乔弗爵士的喊叫声。“我要撒尿，我憋不住啦！”

“哦，天哪！”护士惊叫道。“每天都是如此。你看见了。实在对不起，我先得去应付一下，要不然，在那儿又会闹成一锅

粥的。也许您自己能找到你表姐的病房，二楼，左边第二个房间，门上有她的名字。”

考尔德独自一人踏上通向二楼的橡木楼梯。样式难看的地毯上污迹斑斑，有几处已经磨破，裸露出下面的地板；一种难以断定的刺鼻的气味弥漫着整个二楼。过了好一会儿，考尔德才想起，在孩提时代自己生平第一次坐进的那个教室也散发着这种恶臭——人体的汗臭与消毒剂的混杂气味，在二楼正面挂着传统的宗教画像的复制品。理想化的基督脸上有一种难以察觉的痛苦；一群孩子簇拥在基督的脚下乞望着主的赐福，就象如痴如醉的听众拥挤在后台入口处，等候着他们所崇拜的歌星的签名。在画像的下面贴着一一条严防火灾的标语。

考尔德四下看了看，他感到这里同样是吵闹不宁。显然那几只吱吱喳喳的小鸟是在这里寄栖过夜的。

依照护士的指点，他找到写有尼克尔森女士名字的房门。但他发现门上还写着另外两个人的名字，考尔德有点不知所措。可短暂的时间不允许他有过多的考虑，“干这一行哪能不冒点风险。”他心里说道。

考尔德轻轻碰了下房门，门居然打开了。屋内，一个铁架床对着门口。在床上，由各色布片缝缀起来的被褥上，一个干瘪的老妇人象胎儿一样蜷曲着。她的睡衣向上掀起，露出干细的大腿。老妇人睁开眼睛，目光落在考尔德身上。

“大夫，您是大夫吗？”

考尔德支吾着，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大夫，您是来看我的吗？我不能再要孩子了。您无论如何要让我男人明白。我不想再生了，我压根儿就不想要孩子。唔，我只想要伯提，可他却死了。”

老妇人用瘦如柴草的双肘将身体支撑起来，象是怕别人听到似地说道：“我跟您实话实说，因为您是干这行的。我男人不把

我放在眼里，我只是满足他。没法子，谁让我是他的女人，我只能随他的意愿。”说完，老妇人又重新躺倒，蜷曲在被褥里，似乎刚才那段陈述已使她精疲力竭。

考尔德将目光移向屋子的另一侧。另一个老妇人正坐在凸肚窗上。她看上去虚软，臃肿，愚笨。和她门口的同伴一样，她也是半裸着身体，一件花花绿绿的外衣随意地罩在身上。她正接着一个输液管子；管子的另一头连着一个塑料袋，袋尖一直拖到地下。目睹这场面，考尔德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不安。许多年来，他第一次体验到一种逐渐增长的恐慌。窗上的老妇人向考尔德摆动着手，似乎是在猜测着他的心事。老妇人低垂的头突然移动了一下，使她置身于一道微弱的阳光之中；阳光映照出她那纤细的白发，使她周身罩上一飘渺的光晕，就象是某种预兆。

考尔德将注意力移向屋内的第三个妇人。考尔德看着她长长地吁了一口气。然而，他想象中的妇人的外表已荡然无存，这位尼克尔森女士正坐在床边的一个躺椅上。考尔德慢慢地向她走去。他发现她拦腰绑着一根皮带，活动完全受到限制。她真正的年龄考尔德是知道的。他们在另一个国家，最后一次见面时的情景考尔德仍记忆犹新。考尔德在尼克尔森女士面前跪下，做着关切的手势，老妇人的变化是他意想不到的。

“你好，亲爱的。”他说。他使用了这个他从小就未用过的爱称。“你以为我再也不会到这儿来吗？”他故意提高嗓门，“非常抱歉，这么久没能来探望你，我给你买了这么多东西。”说着，考尔德拿出了一盒巧克力和一束已经枯萎的花朵。“不记得了吗？这是你最喜欢的。”

被叫作尼克尔森的老妇人将头缓缓抬起，她那泪水汪汪的眼睛与考尔德的目光碰在一起。两人的脸颊此时相隔不到十八英寸，考尔德甚至嗅到了对方胸脯上散发出的酸奶味道。恰似开启了照相机上的暗门，她迟钝的大脑划过一道光亮。

“你，”她低声说道，无牙的牙床稍稍张开。

“是我，亲爱的，”考尔德回答说，“我是马丁。”

老妇人的眼睛一动不动，仔细打量着对方。她最后说道：“不，你不是马丁。”

“是的，我是马丁。我到这里是想让你突然高兴的。”

老妇人扭动了一下身体，吃力地摇着头。考尔德偷偷向四周张望了一下，另外两位老人似乎早已酣然入睡。

“我到这儿来是想看看你生活得怎么样。你在这儿过得不错，是吗？他们给了你一间多么漂亮的房间，还有这些伙伴，有人和你交谈、与你聊天，这太好了。”

考尔德往老妇人这边挪动了一下，将一盒她永远不会吃的巧克力和一束她无法欣赏的花朵放在床边小桌的钟表旁。这个米老鼠钟表的指针指示出不正确的时间。考尔德看了一下自己的手表，他意识到自己已经超过了计划的时间。

“你会很好地度过你的晚年的。”

考尔德用他那职业目光四下搜寻着。在床边的桌子上，除了搪瓷痰盂、还有一只玻璃杯，里面放着一付假牙。靠着点心罐立着一张年轻姑娘的照片。这是在一幢富丽堂皇的乡村别墅的草坪上拍摄的。姑娘身穿白色的网球服，一位考尔德所非常熟悉的男子站立在姑娘的身旁。他一只手搂住姑娘的细腰，而另一只手正好放在姑娘隆起的乳房下面。姑娘的眸子凝视前方，浑身上下透露出一副傲慢的神态。这是那种深知自己的美貌能令众人倾倒的姑娘所特有的神态。

“他们对你不错，是吧？他们精心地照顾你，是吗？他们告诉我，你进步不小。”

考尔德一边说着，一边开始了他的行动。他从口袋里拿出皮下注射器，装上了针头。他试着推了一下装满药液的注射器，确信没有空气堵塞。他把手压得很低。

“这儿的工作人员都很友好，我在楼下遇见一位女护士，据她讲她到这儿的时间并不长。她是位非常活泼可爱的姑娘，与众不同。”考尔德一直喋喋不休。“她们当中有些人很严厉，可她不一样，脾气好极了。一会儿，我下楼叫她把你的花插到水里。”

“花，”尼克尔森说道。她向前挣扎着动了动身子，她的声音比刚才增加了些力度。这声音是对往昔岁月的呼唤，那些日日夜夜，考尔德都历历在目，“就象你思念……思念花朵一样。”考尔德心里这样想着：“他们已经将她彻底毁了，但爱是永存的。”

“我没有忘记，不是吗？我仍还记得你的心爱之物。”考尔德已将一切准备就绪，他握着尼克尔森的一只手，将法兰绒睡衣的袖子松开。她的手指已变得畸形，摸上去凉如冰块。考尔德在她的手臂上摸着。他在寻找着静脉，他要将某种感觉输入她麻木的手臂。肉体的接触产生了一种反应，尼克尔森的手指也在考尔德的外套上滑动着，就好象一位盲人摸索着陌生人的外形。正当考尔德准备动手完成整个任务的最后一步时，门口的老妇人突然叫了起来：

“大夫，快来呀！大夫，你快来看看我的孩子！”

考尔德迅速地转过身来，身体险些失去平衡。那位老妇人手里摆弄着一个破玩具熊。熊的一只眼睛早已掉落，内填的稻草从熊的肩头破损处露了出来。

“他要死了，他快不行了。”老妇人呜咽着。

“住嘴！你这蠢笨的老母牛！”考尔德压低嗓门骂了一句。他先侧耳听了听是否有年轻护士上楼的脚步声，接着便伸出手将注射针头一下扎入尼克尔森的手臂。药液注入尼克尔森的血管，流向已接近衰竭的心脏。

考尔德换了一种缓和的口气说道：“我先护理这位夫人，一会儿就去照料你的孩子。”考尔德一边撒着谎，一边将所有的药